四庫全書

史部

遼史卷九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十六

耶律仁先托卜嘉　耶律良　蕭罕嘉努

蕭德　蕭惟信　蕭約音努

耶律迪里　姚景行　耶律阿蘇

耶律仁先字扎林小字扎拉孟父房之後父貴音南府

宰相封燕王仁先魁偉爽秀有智畧重熙三年補護衛帝與論政才之仁先以不世遇言無所隱授宿直將軍累遷殿前副點檢改和拉唐古部節度使俄名為北面林牙十一年陞北院樞密副使時宋請增歲幣銀絹以償十縣地産仁先與劉六符使宋仍議書貢宋難之仁先曰曩者石晉報德本朝割地以獻周人攘而取之是非利害灼然可見宋無辭以對乃定議增銀絹十萬兩仍稱貢既還同知南京留守事十三年伐夏留仁先

鎮邊未幾召為契丹行宫都部署奏復王子班郎君及諸宫雜役十六年遷北院大王奏今兩院户口殷庶乞免他部助役從之十八年再舉伐夏仁先與皇太弟重元為前鋒蕭惠失利于河南帝猶欲進兵仁先力諫乃止後知北院樞密使遷東京留守女直恃險侵掠不止仁先乞開山通道以控制之邊民安業封吳王清寧初為南院樞密使以耶律華格譖出為南京兵馬副元帥守太尉更王隋六年復為北院大王民歡迎數百里如

見父兄時北南院樞密尼嚕古蕭呼都克等忌之請以仁先為西北路招討使耶律伊遜奏曰仁先舊臣德冠一時不宜補外復拜南院樞密使更王許七月上獵太子山耶律良奏重元謀逆帝召仁先語之仁先曰此曹兇狠臣固疑之久矣帝趣仁先捕之仁先出且曰陛下宜謹為之備未及介馬重元犯帷宫帝欲幸北南院仁先曰陛下若舍扈從而行賊必躡其後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仁先子托卜嘉曰聖意豈可違乎仁先怒擊其

首帝悟悉委仁先以討賊事乃環車為營拆行馬作兵仗率官屬近侍三十餘騎陣柢柜外及交戰賊衆多降尼嚕古中矢墮馬擒之重元被傷而退仁先以五院部蕭塔喇所居最近亟召之分遣人集諸軍黎明重元率奚人二千犯行宮蕭塔喇兵適至仁先料賊勢不能久竢其氣沮攻之乃背營而陣乘便奮擊賊衆奔潰追殺二十餘里重元與數騎遁去帝執仁先手曰平亂皆卿之功也加尚父進封宋王為北院樞密使親製文以襃

之詔畫灤河戰圖以旌其功咸雍元年加裕悅改封遼王與耶律伊遜共知北院樞密事伊遜恃寵不法仁先抑之由是見忌出為南京留守改王晉恤孤惸禁姦慝宋聞風震服議者以為自裕悅休格之後惟仁先一人而已準布達爾罕叛命仁先為西北路招討使錫鷹紐印及劒上諭曰卿去朝廷遠每俟奏行恐失機會可便宜從事仁先嚴斥堠扼敵衝懷柔服從庶事整飭達爾罕復來寇仁先逆擊追殺八十餘里大軍繼至又敗之

巴爾斯土默特等部來救見其屢挫不敢戰而降北邊遂安八年卒年六十遺命家人薄葬弟義先信先俱有傳子托卜嘉

托卜嘉字和爾沁清寧二年補祗候郎君累遷永興宮使以平重元之亂遂授忠正軍節度使賜定亂功臣同知殿前點檢司事歷高陽臨海二軍節度使左皮室詳衮太康六年授西北路招討使率諸部酋長入朝加兼侍中自蕭達魯為招討之後朝廷務姑息多擇柔愿者

用之諸部漸至跋扈托卜嘉含容尤甚邊防益廢尋改西南面招討使準布酋長磨古斯來侵西北路招討使和囉木薩噶戰不利詔托卜嘉代之磨古斯為酋長由托卜嘉所薦至是遣人誘致之磨古斯紿降托卜嘉逆于鎮州西南沙磧閒禁士卒無得妄動敵至裨將耶律烏蘇徐烈見其勢鋭不及戰而走遂被害年五十八贈侍中謚曰貞憫托卜嘉少謹愿後為族嫠婦所惑出其妻終以無子人以此譏之

耶律良字錫納小字蘇著帳郎君之後生於乾州讀書醫巫閭山學既博將入南山肄業友人止之曰爾無僕御驅馳千里縱聞見古人年亦垂暮今若即仕已有餘地良曰窮通命也非爾所知不聽留數年歸重熙中補寢殿竇達爾尋為燕趙國王近侍以家貧詔乘廐馬遷修起居注會獮秋山良進秋游賦上嘉之清寧中上幸鴨子河作捕魚賦由是寵遇稍隆遷知制誥兼知部署司事奏請編御製詩文目曰清寧集上命良詩為慶會

集親製其序頃之為敦睦宫使兼權知皇太后宫諸局
事艮聞重元與子尼嚕古謀亂以帝篤於親愛不敢遽
奏密言於皇太后太后託疾召帝白其事帝謂艮曰汝
欲間我骨肉耶艮奏曰臣若妄言甘伏斧鑕陛下不早
備恐墮賊計如召尼嚕古不來可卜其事帝從其言使
者及門尼嚕古意欲害之羈於帳下使者以佩刀斷帟
而出馳至行宫以狀聞帝始信亂平以功遷漢人行宫
都部署咸雍初同知南院樞密使事為特哩衮出知中

京留守事尋卒帝嗟悼遣重臣賻祭給葬具追封遼西郡王謚曰忠成

蕭罕嘉努字固寧奚長布倫之後以孝友稱太平中補祗候郎君累遷敦睦宮使伐夏為左翼都監遷北面林牙俄為南院副部署賜玉帶改奚六部大王治有聲清寧初封韓國公歷南京統軍使北院宣徽使封蘭陵郡王九年上獵太子山聞重元亂馳詣行在帝倉卒欲避于北南大王院與耶律仁先執轡固諫乃止明旦重元

復誘奚猟夫朮罕嘉努獨出諭之曰汝曹去順效逆徒取族滅何若悔過轉禍為福猟夫投仗首服以功遷殿前都㸃檢封荆王賜資忠保義奉國竭貞平亂功臣咸雍二年遷西南面招討使太康初徙王吳賜白海東青鶻皇太子為伊遜所搆幽于上京罕嘉努上書力言其冤不報四年復為西南面招討使例削一字王爵改王蘭陵薨子楊結終右祗候郎君班詳衮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蕭德字特們卓特部人性情和易篤學好禮法太平中領牌印直宿衛遷北院樞密副使敷奏詳明多稱上旨詔與林牙耶律庶成修律令攷契丹行宫都部署賜宫户十有五清寧元年遷同知北院樞密使封魯國公上以德為先朝眷遇拜南府宰相五年轉南京統軍使九年復為南府宰相重元之亂摧鋒力戰斬尼嚕古首以獻論功封漢王咸雍初以告老歸優詔不許久之加尚父致仕卒年七十二

蕭惟信字伊爾卓特部人五世祖錫蘭南府宰相曾祖烏爾古中書令祖阿古齊知平州父果巴多智數博覽古今開泰初為壮院承旨遷右伊勒希巴以幹敏稱拜南府宰相累遷倒塌嶺節度使知興中府復為右伊勒希巴琳沁作亂事覺果巴按之止誅首惡餘並釋之歸奏稱旨惟信資沈毅篤志于學能辨論重熙初始仕累遷左中丞十五年徙燕趙國王傅帝諭之曰燕趙左右多面諛不聞忠言浸以成性汝當以道規誨使知君父

之義有不可處王邸者以名聞惟信輔導以禮十七年遷北院樞密副使坐事免官尋復職兼北面林牙清寧九年重元作亂犯灤河行宮惟信從耶律仁先破之賜竭忠定亂功臣歷南京留守左右伊勒希巴復為北院樞密副使太康中以老乞歸不聽樞密使耶律伊遜譖廢太子中外知其寃無敢言者惟信數廷爭不得復告老加守司徒卒

蕭約音努字布當奚六部詳衮圖魯卜六世孫父巴爾

三歲居父母喪毀瘠過甚養于家奴錫喇布重熙初與
宗獵奚山過巴爾所居錫喇布言于近臣巴爾得見上
時年甫十歲氣象已如成人帝悅之錫賚甚厚既長有
遠志不樂仕進隱于奚王嶺之察克谷上以其名家又
有時譽就拜錫里軍詳袞約音努貌偉言辯通遼漢文
字善騎射擊鞠所交皆一時名士年四十始為護衛平
重元之亂以功遷護衛太保改本部南尅俄為旗鼓伊
喇詳袞監障海東青鶻獲白花者十三賜榾柮犀并玉

吐鶻拜五番部節度使卒子陽阿有傳

耶律迪里字薩蘭採訪使叱五世孫寬厚好學工文詞重熙末補牌印郎君兼知起居注清寧元年稍遷同知永州事禁盜有功改北面林牙承旨九年重元作亂迪里赴援力戰平之遥授臨海軍節度使十年徙武安州觀察使咸雍五年累遷長寧宮使檢括户部司乾州錢帛通負立出納經畫法公私便之太康四年為南院大王秩滿部民請留同知南京留守事有疾上命乘傳赴

闕遣太醫視之還上京大安中改塔布城節度使以疾致仕加兼侍中賜一品俸八年卒

姚景行始名景禧祖漢英本周將應歷初來聘用敵國禮帝怒留之隷漢人宮分及景行既貴始出籍貫興中縣景行博學重熙五年擢進士乙科為將作監改燕趙國王教授不數年至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性敦厚廉直人望歸之道宗即位多被顧問為北府宰相九年秋告歸道聞重元亂收集行旅得三百餘騎勤王

比至賊已平帝嘉其忠賜以逆人財産咸雍元年出爲武定軍節度使明年驛召拜南院樞密使上從容問治道引入内殿出御書及太子書示之賜什器車仗帝有意伐宋名景行問曰宋人好生邊事如何對曰自聖宗皇帝以威德懷遠宋修職貢迨今幾六十年若以細故用兵恐違先帝成約上然其言而止致仕不踰月復舊職丁家艱起復兼中書令上問古今儒士優劣占對稱旨知興中府改朔方軍節度使太康初徙鎮遼興以上

京多滯獄命爲留守不數月以獄空聞累乞致政不從復請許之加守太師卒遣使弔祭追封柳城郡王謚文憲壽隆五年詔爲立祠

耶律阿蘇字薩巴清寧初補祗候郎君以善射掌獵事進渤海近侍詳衮重元之亂與護衛蘇射殺尼魯古賜號靖亂功臣從契丹行宮都部署大安初爲北院大王封漆水郡王壽隆初爲北院樞密使監修國史道宗崩受顧命加裕悅錄伊遜黨人罪重者當籍其家阿蘇受

賂多所寬貫蕭赫嚕嘗言當修邊備阿蘇力沮其事或
譏其以金賣國後以風疾失音致仕加尚父封趙王薨
年八十追封齊國王
論曰灤河之變重元擁兵行幄微仁先等道宗其危乎
當其止幸北南院名塔喇兵以靖大難功宜居首良以
反謀白太后罕嘉努以逆順降奚人德與阿蘇毅尼嚕
古皆有討賊之力焉仁先齊名休格勲德兼備此其一
節歟

遼史卷九十六

遼史卷九十六考證

耶律仁先傳同知東京留守事十六年遷北院大王

按興宗本紀重熙十二年仁先以北院樞密副使同知東京留守事傳作南京互異又十五年自契丹行宮都部署爲南院大王十九年自南院大王知北院樞密使事是仁先未嘗爲北院大王此以南院爲北院又以十五年爲十六年也

耶律仁先傳清寧初爲南院樞密使以耶律華格譖出

為南京兵馬副元帥　按道宗本紀清寧二年仁先為南院樞密使四年六月為北院樞密使十一月出為南京兵馬副元帥是仁先之出為南京兵馬副元帥係為北院樞密使時非為南院樞密使時也

遼史卷九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遼史卷九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十七

耶律頞特埒　哈里　竇景庸

耶律音濟　楊績　趙徽

王觀　耶律吉遜

耶律頞特埒字伊實音許國王伊德實六世孫少不喜

官禄年四十一始補本班郎君時樞密使耶律伊遜擅
權讒害忠良額特埒恐禍及深自抑畏太康中為宿直
官歴左右護衛太保大安初升燕王傅從左伊勒希巴
四年改北院樞密副使帝賜詩褒之遷知北院樞密使
事賜翼聖佐義功臣北準布酋長磨古斯叛額特埒率
兵進討會天大雪敗磨古斯四别部斬首千餘級拜西
北路招討使封漆水郡王加賜宣力守正功臣尋拜南
府宰相復討爪爾佳呼喇巴部破之召為契丹行宫都部

署先是北南府有訟各州府得就按之比歲非奉樞密
檄不得鞫問以故訟者稽留額特埒奏請如舊從之五
年復為西北路招討使討額圖格爾俘斬甚衆獲馬駞
牛羊各數萬明年擒磨古斯加守太保賜奉國匡化功
臣乾統初乞致仕不許止罷招討南院樞密使封混同
郡王遷北院樞密使加守太師賜推誠贊治功臣致仕
薨謚曰敬肅
哈里字呼紐回鶻人其先在太祖時來貢願留因任用

之哈里重熙間歷近侍長清寧九年討重元之亂有功
加金吾衛上將軍賜平亂功臣累遷殿前都檢點以宿
衛嚴肅稱太康初加守太子太保二年加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三年改同知南院宣徽使事會耶律伊遜出守
中京哈里入賀及議復召陳其不可後伊遜再入樞府
出哈里為廣利軍節度使及皇太子被誣哈里當連坐
詔勿問大安初歷王勤達嚕噶部節度使壽隆五年有
疾自言吾數已盡却醫藥卒年七十七哈里素信浮圖

清寧初從上獵墮馬憒而復蘇言始見二人引至一城宮室宏敞有衣絳袍人坐殿上左右列侍導哈里升階持牘者示之曰本取大腹古雲誤執汝牘上書官至使相壽七十七須史還擠之大壑而寤道宗聞之命書其事後皆驗

竇景庸中京人中書令振之子聰明好學清寧中第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累遷少府少監咸雍六年授樞密直學士尋知漢人行宮副都署事大安初遷南院樞密

副使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賜同德功臣封陳國公有疾表請致仕不從加太子太保授武定軍節度使審決寃滯輕重得宜以獄空聞七年拜中京留守九年薨謚曰肅憲子瑜三司副使

耶律音濟字阿古丕勒部人父雙寛鎮西邉二十餘年治嚴肅不殖貨利時多稱之音濟寅畏好義以廕補官累遷東京副留守北樞密院侍御時蕭格蕭特古斯等以佞見任鬻爵納賄音濟以直道處其間無所阿唯改

容省使時朝廷遣使括三京隱户不得以音濟代之得數千餘户時昭懷太子知北南院事選音濟為輔導樞密使伊遜將傾太子惡音濟在側奏出之為羣牧林牙太康元年伊遜請賜牧地音濟奏曰今牧地褊陿畜不蕃息豈可分賜臣下帝乃止伊遜由是益嫉之除懷德軍節度使徙漠北猾水馬羣太保卒

楊績良鄉人太平十一年進士及第累遷南院樞密副使與杜防韓知白等擅給進士堂帖降長寧軍節度使

徙知涿州清寧初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爲南府宰相九年聞重元亂與姚景行勤王上嘉之十年知興中府咸雍初入知樞密院事二年乞致仕不許拜南院樞密使帝以績舊臣特詔燕見論古今治亂人臣邪正帝曰方今羣臣忠直耶律玦劉伸而已然伸不及玦之剛介績拜賀曰何代無賢世亂則獨善其身主聖則兼濟天下陛下銖分邪正升黜分明天下幸甚累表告歸不許封趙王太康中以例改王遼西致仕加守太保

褫子貴忠知興中府

趙徽南京人重熙五年擢甲科累遷大理正清寧二年銅州人妄毀三教徽按鞫之以狀聞稱旨歷煩劇有能名累遷翰林學士承旨咸雍初為度支使三年拜參知政事出為武定軍節度使及代軍民請留後同知樞密院事兼南府宰相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卒追贈中書令謚文憲

王觀南京人博學有才辯重熙七年中進士乙科興宗

崩充夏國報哀使還除給事中咸雍初遷翰林學士五年兼乾文閣學士七年改南院樞密副使賜國姓參知政事兼知南院樞密事坐矯制修私第削爵為民卒

耶律吉遜字盈隱永興宫分人興宗在青宫嘗居左右輔導聖宗大漸吉遜與馮嘉努告仁德皇后同宰相蕭楚布等謀逆事及欽哀為皇太后稱制吉遜尤見寵任重熙中其子尼格為近侍坐事伏誅帝以吉遜有翼戴功且悼其子罪死欲世其官吉遜無所出之部因見馬

印文有丕勒部號使隷其部拜南府宰相出為東北路詳衮卒

論曰哈里音濟之為臣也當伊遜擅權蕭格貪黷之日雖與同官而能以正自處不少阿唯其過人遠矣傳曰歲寒知松栢之後凋二子有焉若額特埒之戰功實景庸之讞獄楊績之忠言亦賢矣夫

遼史卷九十七

遼史卷九十七考證

耶律頗特將傳五年復為西北路招討使討尼都格爾部俘斬甚衆　按部族表頗特將之奏尼都格爾之捷在壽隆元年其出師則在大安十年與本紀合此繫於大安五年之後不别書年月殊未明晰姑仍其舊而訂正之

遼史卷九十七考證

遼史卷九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十八

蕭烏納　耶律儼　劉伸　耶律呼哩

蕭烏納一名托卜嘉字特默六院部人其先嘗為西南面伊喇烏納魁偉簡重善騎射清寧初兄托多以事入見帝問族人可用者托多以烏納對補祗候郎君遷近

侍敞史護衛太保太康初為北院宣徽使時伊遜已害太子因言宋魏國王和囉噶之子淳可為儲嗣羣臣莫敢言烏納及伊勒希巴蕭托輝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帝猶豫不決五年帝出獵伊遜請留皇孫帝欲從之烏納奏曰竊聞車駕出遊將留皇孫茍保護非人恐有他變果留臣請侍左右帝乃悟命皇孫從行由此始疑伊遜頃之同知南院樞密使事出伊遜淳等帝嘉其忠封蘭陵郡王人謂近於古社稷臣授殿前都點檢

上謂王師儒耶律固等曰烏納忠純雖狄仁傑輔唐烏
哲立穆宗無以過也卿等宜達燕王知之自是令烏納
輔導燕王益見優寵大安初詔尚越國公主烏納固辭
改南院樞密使奏請掾史宜以歲月遷叙從之壽隆元
年拜北府宰相初天祚在潛邸烏納數以直言忤旨及
嗣位出為遼興軍節度使守太傅佛殿實達爾王華誣
烏納借內府犀角詔鞫之烏納奏曰臣在先朝詔許日
取帑錢十萬為私費臣未嘗妄取一錢肯借犀角乎天

祚愈怒奪太傅官降寧邊州刺史尋改臨海軍節度使
烏納上書曰自蕭哈里亡入女直彼有輕朝廷心宜益
兵以備不虞不報天慶元年知黄龍府事改東北路統
軍使復上書曰臣治與女直接境觀其所為其志非小
宜先其未發舉兵圖之章數上皆不聽及金兵來侵戰
于寧江州其孫伊徳濟死之烏納退走入城留官屬守
禦自以三百騎渡混同江而西城遂陷後與蕭迪里拒
金兵于長濼以軍敗免官五年天祚親征烏納殿復敗

績後數日乃與百官入見授上京留守六年耶律章努叛來攻京城烏納發府庫以賚士卒諭以逆順完城池以死拒戰章努無所得而去授副元帥尋為契丹行宮都部署事天祚以烏納先朝重臣有定策勳每問以政烏納對甚切上雖優容終不能用以疾卒年七十

耶律儼字若思析津人本姓李氏父仲禧重熙中始仕清寧初同知南院宣徽使事四年城鴨子混同二水間拜北院宣徽使咸雍初坐誤奏事出為榆州刺史俄詔

復舊職遷漢人行宫都部署六年賜國姓封韓國公改南院樞密使時樞臣伊遜等誣陷皇太子詔仲禧偕伊遜鞫之蔓引無辜未嘗雪正伊遜薦仲禧可任拜廣德軍節度使復為南院樞密使卒謚欽惠儼儀觀秀整好學有詩名登咸雍進士第守著作佐郎補中書省令史以勤敏稱太康初歷都部署判官將作少監後兩府奏事論羣臣優劣唯稱儼才俊改少府少監知大理正賜紫六年遷大理少卿奏讞詳平明年陞大理卿丁父憂

奪服同僉都署司事大安初為景州刺史繩胥徒禁豪猾撫老恤貧未數月善政流播郡人刻石頌德二年改御史中丞詔案上京滯獄多所平反同知宣徽院事提點大理寺六年冬改山西路都轉運使刬剔垢弊奏定課額益州縣俸給事皆施行壽隆初授樞密直學士以母憂去官尋召復舊職宋攻夏李乾順遣使求和解帝命儼如宋平之拜參知政事六年駕幸鴛鴦濼召至內殿訪以政事帝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擇令各擲骰子

以釆勝者官之儼嘗得勝釆上曰上相之徴也遷知樞密院事賜經邦佐運功臣封越國公修皇朝實録七十卷帝大漸儼與北院樞密使阿蘇同授顧命乾統三年徙封秦國六年封漆水郡王天慶中以疾命乘小車入朝疾甚遣太醫視之薨贈尚父謚曰忠懿儼素廉潔一介不取於人經籍一覽成誦然專務逢迎善伺人主意固結上心他勿恤也由是權寵益固而人亦以是薄之有子三處貞太常少卿處廉同知中京留守事處能少

府少監

劉伸字濟時宛平人少頴悟長以辭翰聞重熙五年登進士第歷彰武軍節度使掌書記大理正因奏獄上適與近臣語不顧伸進曰臣聞自古帝王必重民命願陛下省臣之奏上驚異擢樞密都承旨權中京副留守詔徙富民以實春泰二州伸以為不可奏罷之遷大理少卿人以不寃稱陞大理卿改西京副留守以父憂終制為三司副使加諫議大夫提點大理寺以伸明法而恕

案究獄全活者衆徙南京副留守俄改崇義軍節度使政務簡靜民用不擾致烏鵲同巢之異優詔襃之改戶部使歲入羨餘錢三十萬緡拜南院樞密副使道宗嘗謂大臣曰今之忠直耶律玦劉伸而已宰相楊績賀其得人拜參知政事上諭之曰卿勿憚宰相時北院樞密使伊遜勢焰方熾伸奏曰臣於伊遜尚不畏何宰相之畏伊遜銜之相與排詆出為保靜軍節度使上終欲大用加守太子太保遷上京留守伊遜以事徙鎮雄武復

以崇義軍節度使致仕適燕薊民饑仲與致仕趙徽韓造日濟以糜粥所活不勝算大安二年卒上震悼賻贈加等

耶律呼哩字蘇色弘義宮分人其先欲穩佐太祖有功為德哷勒額爾奇木父揚鄂特左監門衛大將軍呼哩謙謹無適莫重熙末補寢殿賓達爾以善職屢更華要遷千牛衛大將軍大安中北準布酋磨魯斯叛為招討都監與耶律納延率精騎二千討平之以功為漢人行

宮副部署兼知太和宮事致仕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卒

論曰烏納當道宗昏惑之會擁佑皇孫使伊遜姦計不獲復逞俾遼祚以續比之烏哲立穆宗非溢美也儼以俊才游政府至有能譽纂述遼史具一代治亂亦云勤矣但其固寵不能以禮正家惜哉劉伸三為大理民無冤抑一登戶部上下兼裕至與耶律玦並稱忠直不亦宜乎

遼史卷九十八

遼史卷九十八考證

蕭烏納傳尋為契丹行宮都部署　按原本作尋為契丹都宮使考百官志無都宮使之名而本紀亦第載烏納為契丹行宮都部署今據改

耶律儼傳有子三處貞處廉處能　按處廉之廉原本訛兼今據弘簡録改

遼史卷九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遼史卷九十九至一百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給事中臣查善長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校對官庶吉士臣蔣予蒲

謄錄監生臣周濂

遼史卷九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十九

蕭巖壽　耶律薩喇　蕭蘇色

耶律托卜嘉　蕭托卜嘉　蕭和克

耶律實嚕

蕭巖壽伊實部人性剛直尚氣仕重熙末道宗即位皇

太后屢稱其賢由是進用上出獵較嚴壽典其事未嘗高下于心帝益重之歷文班太保同知樞密院事咸雍四年從耶律仁先伐阻卜破之有詔留屯亡歸者衆由是鎋兩官十年討徳呼勒有功為其部節度使太康元年同知南院宣徽使事遷北面林牙密奏伊遜以皇太子知國政心不自安與張孝傑數相過從恐有隂謀動揺太子上悟出伊遜為中京留守會伊遜生日上遣近臣耶律拜薩巴賜物為壽伊遜因私屬白上臣見姦人

在朝陛下孤危身雖在外竊用寒心拜薩巴還以聞上遣人賜伊遜東諭曰無慮弗用行將召矣由是反疑巖壽出為順義軍節度使伊遜復入為樞密使流巖壽于威路終身拘作巖壽雖竄逐恒以社稷為己憂時人為之語曰以狼牧羊何能久長三年伊遜誣巖壽與謀廢立事執還殺之年四十九乾統間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繪像宜福殿巖壽廉直面折廷諍多與伊遜忤故及於難

耶律薩喇字董隱南院大王穆爾古之孫性忠直沉厚清寧初累遷西南面招討使以治稱咸雍九年改北院大王未幾為契丹行宫都部署太康二年耶律伊遜為中京留守詔百官廷議欲復召之羣臣無敢正言薩喇獨奏曰蕭巖壽言伊遜有罪不可為樞臣故陛下出之今復召恐天下生疑進諫者三不納左右為之震慄伊遜復為樞密使見薩喇讓曰與君無憾何獨異議薩喇曰此社稷計何憾之有伊遜誣薩喇與蘇色同謀廢立

詔按無迹出為始平軍節度使及蕭額圖琿誣首竟遣使殺之乾統間追封漆水郡王繪像宜福殿仍追贈三子官爵

蕭蘇色字圖勒錦圖魯卜部人性沉毅重厚間累遷右護衛太保富珠哩叛從耶律義先往討執首亂托多羅以歸清寧中歷北面林牙彰國軍節度使入為北院樞密副使咸雍十年經畧西南邊撤宋堡障戍以皮室軍

上嘉之太康二年知北院樞密使耶律伊遜權寵方盛

附麗者多至通顯蘇色未嘗造門伊遜銜之誣構蘇色首謀廢立按之無驗出為上京留守伊遜復令蕭額圖琿以前事誣告上怒不復加訊遣使殺之時方盛暑尸諸原野容色不變烏鵲不敢近乾統間追封蘭陵郡王繪像宜福殿

耶律托卜嘉字薩巴系出季父房父果嘉仕至林牙重熙間破夏人于金肅軍有功優加賞賚托卜嘉清寧中補牌印郎君累遷永興宮使九年平重元之亂以功知

點檢司事賜平亂功臣爲懷德軍節度使咸雍五年遷
約尼尅太康三年授北院宣徽使耶律伊遜謀害太子
托卜嘉知其姦欲殺伊遜及蕭塔喇台蕭錫沙等伊遜
知之令其黨誣構托卜嘉與廢立事殺之乾統間追封
漆水郡王繪像宜福殿

蕭托卜嘉字烏拉丹國舅郡王果濟之孫性剛直咸雍
中補祗候郎君太康元年爲彰愍宫使尚趙國公主拜
駙馬都尉三年改同知漢人行宫都部署與北院宣徽

使耶律扎卜嘉善伊遜嫉之令人誣告謀廢立事不勝搒掠誣伏上引問昏聵不能自陳遂見殺乾統間追封蘭陵郡王繪像宜福殿

蕭和克字阿爾斯蘭性忠直趫捷有力補禁軍咸雍初從招討使耶律卓克算討番部之違命者及請降來介有能躍馳峯而上者以儇捷相詫卓克算問誰能比和克被重鎧而出手不及峯一躍而上使者大駭卓克算以女妻之帝聞召為護衛時北院樞密使耶律伊遜以

狡佞得幸肆行兇暴和克伏于橋下伺其過欲殺之俄以暴雨壞橋不果後又欲殺于獵所為親友所阻太康三年復欲殺伊遜及蕭塔喇台等伊遜知而械繫之考劾不服流于邊及太子廢徙于上京召和克至殺之乾統初追贈龍虎衛上將軍

耶律實嚕字楚旺六院部人祖圖丹南院大王父愛實統軍副使實嚕性剛直有經世志始為牌印郎君太康初為伊勒希巴郎君時樞密使耶律伊遜誣殺皇后謀

廢太子斥忠賢進姦黨實嚕惡所為伊遜覺之太子既廢以實嚕附太子流鎮州天祚即位召為御史中丞時方治伊遜黨有司不以為意實嚕上書曰臣前為姦臣所陷斥竄邊郡幸蒙召用不敢隱默恩賞明則賢者勸刑罰當則姦人消二者既舉天下不勞而治臣見耶律伊遜身出寒微位居樞要竊權肆惡不勝名狀蔽先帝之明誣陷順聖構害忠讜敗國罔上自古所無賴廟社之休陛下獲纂成業積年之冤一旦洗雪政陛下英斷

克成孝道之秋如蕭塔喇台實伊遜之黨耶律赫嚕亦不為早辨賴陛下之明遂正其事臣見陛下多疑故有司顧望不切推問伊遜在先帝朝權寵無比先帝若以順考為實則伊遜為功臣陛下豈得立耶先帝黙遂嬖后詔陛下在左右是亦悔前非也陛下詎可忘父讐不報寛逆黨不誅今靈骨未獲而求之不切傳曰聖人之德無加于孝昔唐德宗因亂失母思慕悲傷孝道益著周公誅飛廉惡來天下大悦今逆黨未除大寃不報上

無以慰順考之靈下無以釋天下之憤怨氣上結水旱為沴臣願陛下下明詔求順考之塵所盡收逆黨以正邦憲快四方忠義之心昭國家賞罰之用然後致治之道可得而舉矣謹別録順聖升遐及伊遜等事昧死以聞書奏不報聞者莫不歎惋乾統中遥授静江軍節度使卒子瑪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論曰易言履霜堅氷至謹始也使道宗能從巖壽薩喇之諫后何得而誣太子何得而廢哉蘇色托卜嘉以忠

言見殺國欲無亂得乎實嚕之書亦幸出於伊遜既敗之後獲行其說有國家者可不知人哉

遼史卷九十九

遼史卷九十九考證

蕭巖壽傳出伊遜為中京留守　按中京原本作上京考道宗本紀及伊遜傳俱作中京今據改

耶律薩喇傳咸雍九年改北院大王　按道宗本紀咸雍九年十二月以南院宣徽使耶律薩喇為南院大王傳稱北院大王既與紀異且不載其官宣徽使殊畧

耶律托卜嘉傳欲伊遜及蕭德勒岱等殺　按德勒岱

舊作得里特此處原本復作特里得今畫一改

遼史卷九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遼史卷一百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三十

耶律唐古　蕭塔喇台　蕭緽哈

耶律章努　耶律珠展

耶律唐古字富僧額六院郎君噶拉之後太康中補本班郎君累遷至大將軍性坦率好别白黒人有不善必

盡言無隱時號强唐古在朝數論宰相得失由是久不得調後出為西北戍長乾統三年蕭塔喇台為西北路招討使以后族慢悔僚吏唐古不屈乃罷之唐古訟之朝不省天慶初烏爾古徳呼勒叛召拜烏爾古部節度使至部諭降之遂出私財發富民積振其困乏部民大悅加鎮國上將軍會蕭塔喇台以都統率兵與金人戰敗績唐古請論軍法且曰臣雖老願為國破敵不納保大元年乞致仕明年天祚出奔唐古謁於倒塌嶺為上

流沸上慰止之復拜烏爾古部節度使至部德哷勒五千人來攻唐古率家奴擊破之加太子太傅年七十二卒

蕭塔喇台字扎林晉王孝先之孫父薩巴歴官使相塔喇台短而僂外謹内倨太康中補祇候郎君稍遷興聖宮副使兼同知中丞司事大安中燕王妃生子塔喇台以妃叔故歴寧遠軍節度使長寧宮使壽隆二年監討達勒達博索摩二部多俘而還改同知南京留守事乾

統元年爲北面林牙同知北院樞密事受詔與北院樞
密使耶律阿蘇治伊遜餘黨阿蘇納賄多出其罪塔喇
台不能制亦附會之四年知北院樞密事夏王李乾順
爲宋所攻遣使請和解詔塔喇台與南院樞密使牛溫
舒使宋平之宋既許塔喇台受書之日乃曰始奉命取
要約歸不見書辭豈敢徒還遂對宋主發函而讀既還
朝議爲是天慶三年加守司徒封蘭陵郡王女直初起
廷臣多欲乘其未備舉兵往討塔喇台獨阻之以至敗

衄天祚以塔喇台不合人望出為西南面招討使八年召為北院樞密使寵任彌篤是時諸路大亂飛章告急者絡繹而至塔喇台不即上聞有功者亦無甄別由是將校怨怒人無鬬志保大二年金兵至嶺東會耶律薩巴習騎薩巴等謀立晉王額嚕温事泄上召塔喇台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為名若不除去何以獲安塔喇台唯唯竟無一言申理王既死人心益離金兵踰嶺天祚率衛兵西遁元妃蕭氏塔喇台之姪謂塔喇台曰爾任國

政致君至此何以生為塔喇台但謝罪不能對明日天祚怒逐塔喇台與其子穆爾薩塔喇台既去為耶律高善努執送金兵塔喇台伺守者怠脱身亡歸復為耶律糾堅執送奏晉國王淳時淳已僭號塔喇台自知不免詬曰吾不能事僭竊之君不食數日卒子穆爾薩為金兵所殺

蕭綽哈字額埒本國舅少父房之後祖阿拉終採訪使父必埒哩以后父封趙王綽哈貌雄偉性和易年十四

尚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為祇候郎君班詳袞年十八封蘭陵郡王時帝欲立皇孫為嗣恐無以解天下疑出綽哈為國舅詳袞降皇后為惠妃遷于乾州初綽哈母入朝擅取驛馬至是覺奪其封號復與妹魯姐為巫蠱伏誅詔綽哈與公主離婚籍興聖宮流烏爾古德哷勒部天慶中以妹復尊為太皇太妃召綽哈為南女直詳袞遷征東副統軍時饒州渤海作亂乃與附馬都尉蕭罕嘉努襲其不備平之復敗敵將侯槩于川州是歲東

京叛遇敵來擊師潰獨綽哈率麾下數人力戰歿于陣

追贈龍虎衛上將軍

耶律章努字塔瑪雅季父房之後父扎拉養高不仕章

努明敏善談論大安中補牌印郎君乾統元年累遷右

中丞兼領牌印宿直事六年以直宿不謹降知内客省

事天慶四年授東北路統軍副使五年改同知咸州路

兵馬事天祚親征女直蕭呼都克為先鋒都統章努為

都監大軍渡鴨子河章努與魏國王淳妻兄蕭廸里及

其甥蕭雅里等謀立淳誘將卒三百餘人亡歸既而天祚為女直所敗章努乃遣迪里雅里以廢立事馳報淳淳猶豫未決會行宮使者伊遜持天祚御札至備言章努叛命淳對使者號哭即斬迪里雅里首以獻天祚章努見淳不從誘草寇數百攻掠上京取府庫財物至祖州率僚屬告太祖廟云我大遼基業由太祖百戰而成今天下土崩竊見興宗皇帝孫魏國王淳道德隆厚能理世安民臣等欲立以主社稷會淳適好草澱大事未

遂邇來天祚惟耽樂是從不恤萬幾強敵肆侮師徒敗績加以盜賊蜂起邦國危于累卵臣等忝預族屬世家恩渥上欲安九廟之靈下欲救萬民之命乃有此舉實出至誠冀累聖垂祐西至慶州復祀諸廟仍述所以舉兵之意移檄州縣諸陵官僚士卒稍稍屬心時饒州渤海及侯槩等相繼來應衆至數萬趨廣平淀其黨耶律寧古等暴横不法刼掠婦女財畜章努度不能制内懷悔恨又攻上京不克北走降虜上順國女直阿古齊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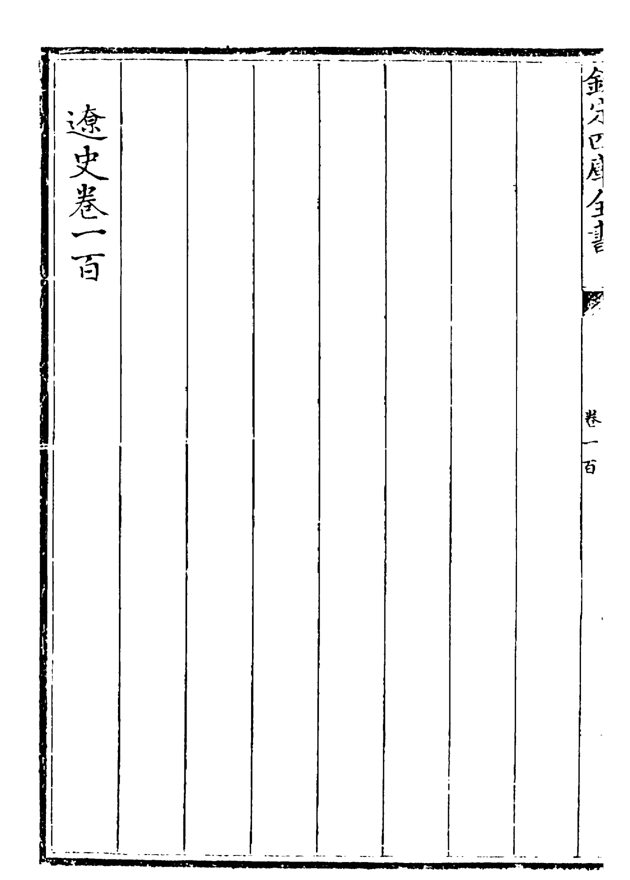
兵追敗之殺其將耶律穆噜直擒貴族二百餘人其妻子配役繡院或散諸近侍為婢餘得脫者皆遁去韋努詐為使者欲奔女直為邏者所獲縛送行在伏誅

耶律珠展字能登裕悅博果濟之後魁偉雄辯乾統初補祇候郎君六年因柴冊加觀察使天慶五年受詔監都統耶律鄂爾多戰及敗左遷銀州刺史從咸州糺將嘗與耶律章努謀立魏國王淳及聞章努自鴛子河亡去即引麾下數人往會之道為遊兵所執送行在所上

問曰予何負卿而反殊展對曰臣誠無憾但以天下大亂已非遼有小人滿朝賢臣竄斥誠不忍見天皇帝艱難之業一旦土崩臣所以痛入骨髓而有此舉非為身計後數日復問殊展屬聲數上過惡陳社稷危亡之本遂殺之

論曰遼末同事之臣其善惡何相遠也唐古骨鯁不屈權要而鎮烏爾古恩威並著緈哈平亂渤海又以討叛力戰而死忠可尚矣塔喇台縱女直而不討寢變告而

不聞蔽主聰明為國階亂莫斯之甚也章努珠展秉時多艱潛謀廢立將求寵幸以犯大逆其得免於天下之戮哉



遼史卷一百

遼史卷一百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三十一

蕭托斯和　耶律阿息保

蕭伊實　蕭呼都克

蕭托斯和字伊實音圖魯卜部人四世祖音濟髮長五尺時呼為長髮音濟祖哩巴阿爾威部節度使托斯和

謹愿不妄交伯父留格坐事免官聞重元亂挈家赴行在托斯和雖幼已如成人補筆硯實達爾遷祗候郎君轉樞密院侍御咸雍五年遷崇德宫使會有訴北南院聽訟不直者事下托斯和悉改正之為耶律阿蘇所忌帝欲召用輒為所沮八年歷漠北滑水馬羣太保數年不調嘗曰用才未盡不若閑乾統中遷漠南馬羣太保以大風傷草馬多死鞭之三百免官九年徙天齊殿宿衛明年穀價翔踊宿衛士多不給托斯和出私廪賙之

召同知南院樞密使事天慶四年為漢人行宮副部署時金兵初起攻陷寧江州天祚召羣臣議托斯和曰女直國雖小其人勇而善射自執我叛人蕭哈里勢益張我兵久不練若遇强敵稍有不利諸部離心不可制矣為今之計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庶可服也北院樞密使蕭塔喇台曰如托斯和之謀徒示弱耳但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遂不用其計數月間邊兵屢北人益不安饒州渤海結構頭下城以叛有步騎三萬餘招

之不下托斯和帥兵往討擒其渠魁斬首數千級得所
掠物悉還其主及耶律韋努叛托斯和與留守耶律大
悲努為守禦韋努既平托斯和請曰今邊兵懈弛若清
暑嶺西則漢人嘯聚民心益揺臣愚以為宜罷此行不
納乃命托斯和控扼東路招集散卒後以太子太傅致
仕卒

耶律阿息保字達爾丹五院部人祖呼哩太祖時徙居
西北部世為招討司吏阿息保慷慨有大志年十六以

才幹補內史天慶初轉樞密院侍御金人起兵城境上遣阿息保問之金人曰若歸阿蘇敢不聽命阿息保具以聞金兵陷寧江州邊兵屢敗遣阿息保與耶律章努等齎書而東冀以脅降阿息保曰臣前使依詔開諭畧無所屈將還謂臣曰若所請不遂無相見今臣請獨往不聽將行別蕭塔喇台曰不肖適異國必無生還願公善輔國家既至阿息保見執久乃遣歸及天祚敗績遼都巡捕使六年從阿蘇討耶律章努加領軍衛大將軍

阿蘇將兵而東阿息保送至軍乃還天祚怒其專輒之三百尋為奚六部圖哩太尉後阿蘇反阿息保以偏師進擊臨陣墜馬被擒因阿蘇有舊得免時阿蘇頗好殺阿息保謂曰欲舉大事何以殺為由是全活者衆會阿蘇敗乃還以戰失利囚中京數歲保大二年金兵至中京始出獄尋為德哷勒皮室詳袞時魏王淳僭號屢遣人以書來招阿息保封書以獻因諫曰東兵甚銳未可輕敵及石輦驛之敗天祚奔竄召阿息保不時至疑有

貳心并怒為淳所招殺之初阿息保知國將亡前後諫甚切及死以非罪人尤惜之

蕭伊實字特默國舅少父房之後性謹愿壽隆間累任劇官天慶初知國舅詳衮事遷殿前副點檢金兵起為行軍副都統以戰失利罷職六年出為武定軍節度使遷西京留守明年討劇賊董龐兒戰易水西大破之以功為北府宰相加左僕射兼東北路都統十年金兵陷上京詔兼上京留守東北路統軍使為政寛猛得宜民

之窮困者輒加振恤衆咸愛之保大二年金兵大至伊實軍潰左遷西南面招討使以部民流散不赴及天祚播遷給侍從不闕拜殿前都點檢凡金兵所過諸營敗卒復聚上京遣伊實為上京留守以安撫之明年盧彥倫以城叛伊實被執數日以居官無過得釋後為耶律達實所殺

蕭呼都克字哈準隱其先薩哈勒齊太祖時顧隸宮分遂為太和宮分人曽祖達魯明醫觀人形色即知其病

所在統和中宰相韓德讓貴寵達魯希吉言德讓宜賜國姓籍橫帳由是世預太醫選子孫因之入官者衆呼都克性便佞與物無忤清寧初補近侍大安元年為彰愍宮太師壽隆二年轉永興宮太師天慶初累遷至殿前副點檢五年從天祚東征為先鋒都統臨事猶豫凡隊伍皆以圍場名號之進至拉林水與金兵戰敗大軍亦却及討耶律章努以籍私奴為軍遷知北院樞密使事卒呼都克長于騎射見天祚好游畋每言從禽之樂以

逢其意天祚恱而從之國政隳廢自此始云

論曰甚矣承平日久上下狃於故常之可畏也天慶之間女直方熾惟托斯和明於料敵善於忠諫惜乎天祚痼蔽不見信用阿息保不死阿蘇之難伊實甘忍盧彦倫之執大節已失他有所長亦奚足取呼都克以游畋逢迎天祚而隳國政可勝罪哉

遼史卷一百一

遼史卷一百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三十二

蕭奉先　李處溫　張琳　耶律伊都

蕭奉先天祚元妃之兄也外寛内忌因元妃為上眷倚累官樞密使封蘭陵郡王天慶二年上幸混同江鈎魚故事生女直酋長在千里内者皆朝行在適頭魚宴上

使諸帥次第歌舞為樂至阿固達但端立直視辭以不能再三旨諭不從上密謂奉先曰阿固達跋扈若此可託以邊事誅之奉先曰彼麤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殺之傷向化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亦何能為上乃止四年阿固達起兵侵寧江州東北路統軍使蕭托卜嘉戰失利上命奉先弟嗣先為都統將漢番兵往討屯出河店女直乃潛渡混同江乘我師未備來襲嗣先敗績軍將往往遁去奉先懼弟被誅乃奏東征潰軍逃罪所至

刼掠若不肆赦將嘯聚為患從之嗣先詣闕待罪止免官而已由是士無鬬志遇敵輒潰郡縣所失日多初奉先誣耶律伊都結駙馬蕭昱謀立其甥晉王事覺殺昱伊都在軍中聞之懼奔女直保大二年伊都為女直監軍引兵奄至上憂甚奉先曰伊都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實無亡遼心欲立晉王耳若以社稷計不惜一子誅之可不戰而退遂賜晉王死中外莫不流涕人心益解體當女直之兵未至也奉先逢迎天祚言女直雖能攻

我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而一旦越三千里直擣雲中計無所出惟請播遷夾山天祚方悟顧謂奉先曰汝父子誤我至此殺之何益汝去毋從我行恐軍心忿怒禍必及我奉先父子慟哭而去為左右執送女直兵女直兵斬其長子昂送奉先及次子昱於其國主道遇我兵奪歸天祚竝賜死

李處温析津人伯父儼太康初為將作少監累官恭知政事封漆水郡王雅與北樞密使蕭奉先友舊執政十

餘年善逢迎取媚天祚又寵任之儼卒奉先薦處溫為相處溫因奉先有援己力傾心阿附以固權位而貪污尤甚凡所接引類多小人保大初金人陷中京諸將莫能支天祚懼奔夾山兵勢日迫處溫與族弟處能子奭外假淵軍聲援結都統蕭幹謀立魏國王淳召番漢官屬詣魏王府勸進魏國王將出奭乃持赭袍衣之令百官拜舞稱賀魏王固辭不得遂稱天錫皇帝以處溫守太尉處能直樞密院奭為少府少監左企弓以下及親

舊與其事者賜官有差會魏國王病自知不起密授處温番漢馬步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事及病亟蕭幹等矯詔南面宰執入議獨處温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為備紿云奉密旨防他變魏國王卒蕭幹擁契丹兵宣言當立王妃蕭氏為太后權主軍國事衆無敢異者幹以后命召處温至時方多難未欲即誅但追毀元帥劄子處能懼及禍落髮為僧尋有永清人傅遵説隨郭藥師入燕被擒具言處温嘗遺易州富民趙履仁書達宋將童

貫欲挾蕭后納土歸宋后執處温問之處温曰臣父子於宣宗有定策功宜世蒙宥容可使因譏獲罪后曰向使魏國王如周公則終享親賢之名於後世誤王者皆汝父子何功之有并數其前罪惡處温無以對乃賜死奭亦伏誅

張琳瀋州人幼有大志壽隆末為秘書中允天祚即位累遷戶部使頃之擢南府宰相初天祚之敗於女直也意謂蕭奉先不知兵乃召琳付以東征事琳以舊制凡

軍國大計漢人不與辭之上不允琳奏曰前日之敗失於輕舉若用漢兵二十萬分道進討無不克者上許其半仍詔中京上京長春遼西四路計户産出軍時有起至二百軍者生業蕩散民甚苦之四路軍甫集尋復遁去及中京陷天祚幸雲中留琳與李處温佐魏國王淳守南京處温父子召琳欲立淳為帝琳曰王雖帝冑初無上命攝政則可即真則不可處温曰今日之事天人所與豈可易也琳雖有難色亦勉從之淳既稱帝諸將

咸居權要琳獨守太師十日一朝平章軍國大事陽以元老尊之實則不使與政琳由是欝悒而卒

耶律伊都一名伊都古國族之近者也慷慨尚氣義保太初歷官副都統其妻天祚文妃之妹文妃生晉王最賢國人皆屬望時蕭奉先之妹亦為天祚元妃生秦王奉先恐秦王不得立深忌伊都將潛圖之適耶律達哈拉之妻會伊都之妻於軍中奉先諷人誣伊都結駙馬蕭昱達哈拉謀立晉王尊天祚為太上皇事覺殺昱及

達哈拉妻賜文妃死伊都在軍中聞之懼不能自明被誅即引兵千餘并骨肉軍帳叛歸女直會大霖雨道途留阻天祚遣知奚王府蕭錫默北宰相蕭德恭大詳衮耶律特哩衮歸州觀察使蕭和尚努四軍太師蕭斡追捕甚急至閭山及之諸將議曰蕭奉先恃寵蔑害官兵伊都乃宗室雄才素不肯為其下若擒之則他日吾輩皆伊都矣不如縱之還紿云追襲不及伊都既入女直為其國前鋒引羅索貝勒兵攻陷州郡不測而至天祚

聞之大驚知不能敵率衛兵入夾山伊都在女直為監軍久不調意不自安乃假遊獵遁西夏夏人問汝來有兵幾何伊都以二三百對夏人不納卒

論曰遼之亡也雖孽降自天亦柄國之臣有以誤之也當天慶而後政歸后族奉先阻天祚防微之計陷晉王非罪之誅夾山之禍已見於此矣處溫逼魏王以僭號結宋將以賣國迹其姦佞如出一軌嗚呼天祚之所倚毗者若此國欲不亡得乎張琳婑婑守位伊都反覆自

閑則又何足議哉

遼史卷一百二

遼史卷一百二考證

蕭奉先傳女直乃潛渡混同江乘我師未備來襲　按來襲原文作擊之文義未明今據弘簡錄改

張琳傳　按傳所載唯云從李處温立魏國王淳爲帝考弘簡錄琳心懷鬱悒時年已高令子弟上降表于金詔燕京應琳田宅財物並給還之俄卒則琳又實降金矣謹附識

遼史卷一百二考證

遼史卷一百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三十二

文學上

遼起松漠太祖以兵經略方內禮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晉圖書禮器而北然後制度漸以修舉至景聖間則科目聿興士有由下僚擢陞侍從駸駸崇儒

之美但其風氣剛勁三面鄰敵歲時以蒐獮為務而典章文物視古猶闕然二百年之業非數君子為之綜理則後世惡所考述哉作文學傳

蕭罕嘉努字糺堅納喇部人中書令安圖之孫少好學弱冠入南山讀書博覽經史通遼漢文字統和十四年始仕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得善價鬻之罕嘉努曰利已誤人非吾所欲乃歸直取牛二十八年為右通進典南京栗園重熙初同知三司使事四年遷天成軍節

度使從彰愍宫使帝與語才之命為詩友嘗從容問曰
卿居外有異聞乎罕嘉努對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則
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為盡美
不知其他葢嘗掌栗園故托栗以諷諫帝大笑詔作四
時逸樂賦帝稱善時詔天下言治道之要制問徭役不
加于舊征伐亦不常有年榖既登帑廩既實而民重困
豈為吏者慢為民者惰歟今之徭役何者最重何者尤
苦何所蠲省則為便益補役之法何可以復盜賊之害

何可以止䇿嘉努對曰臣伏見比年以來高麗未賔準布猶强戰守之備誠不容已乃者選富民防邊自備糧糗道路修阻動淹歲月比至屯所費已過半隻牛單轂鮮有還者其無丁之家倍直傭僦人憚其勞半途亡竄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給求假于人則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償者或逋役不歸在軍物故則復補以少壯其鴨淥江之東戍役大率如此況渤海女直高麗合從連衡不時征討富者從軍貧者偵候加之水旱菽粟

不登民以日困蓋勢使之然也方今最重之役無過西戍如無西戍雖遇凶年困弊不至於此若能徙西戍稍徙則往來不勞民無深患議者謂近之非便一則損威名二則召侵侮三則棄耕牧之地臣謂不然凖布諸部自來有之曩時北至臚朐河南至邊境人多散居無所統壹惟往來抄掠及太祖西征至於流沙凖布望風悉降西域諸國皆願入貢因遷種落内置三部以益吾國不營城邑不置戍兵凖布累世不敢為寇統和間皇太

妃出師西域拓土既遠降附亦衆自後一部或叛鄰部討之使同力相制正得馭遠人之道及城哈巴開境數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業日殫警急既不能救叛服亦復不恒空有廣地之名而無得地之實若貪土不已漸至虛耗其患有不勝言者况邊情不可深信亦不可頓絶得不為益捨不為損國家大敵惟在南方今雖連和難保他日若南方有變巴戍遼邈卒難赴援我進則敵退我還則敵來不可不慮也方今太平已久正可

恩結諸部釋罪而歸地內徙戍兵以增堡障外明約束以正疆界每部各置酋長歲修職貢叛則討之服則撫之諸部既安必不生釁如是則臣雖不能保其久而無變知其必不深入侵掠也或云棄地則損威殊不知殫費竭財以貪無用之地使彼小部抗衡大國萬一有敗損威豈淺或又云沃壤不可遽棄臣以為土雖沃民不能久居一旦敵來則不免內徙豈可指為吾土而惜之夫帑廩雖隨部而有此特周急部民一偏之惠不能均

濟天下如欲均濟天下則當知民困之由而窒其隙節盤遊簡驛傳薄賦斂戒奢侈期以數年則困者可蘇貧者可富矣蓋民者國之本兵者國之衛兵不調則曠軍役調之則損國本且諸部皆有補役之法昔補役始行居者行者類皆富實故累世從戍易為更代近歲邊虜數起民多匱乏既不任役事隨補隨缺苟無上戶則中戶當之曠日彌年其窮益甚所以取代為難也非惟補役如此在邊戍兵亦然譬如一抔之土豈能塡尋丈之

役使人人給足則補役之道可以復故也臣又聞自昔有國家者不能無盜比年以來羣黎凋弊利於剽竊良民往往化為凶暴甚者殺人無忌至有亡命山澤基亂首禍所謂民以困窮皆為盜賊者誠如聖慮今欲芟夷本根願陛下輕徭省役使民務農衣食既足安習教化而重犯法則民趨禮義刑罰罕用矣臣聞唐太宗問羣臣治盜之方皆曰嚴刑峻法太宗笑曰寇盜所以滋者

由賦斂無度民不聊生令朕内省嗜欲外罷游幸使海内安静則寇盜自止由此觀之寇盜多寡皆由衣食豐儉徭役重輕耳今宜徙哈屯城於近城與西南副都部署烏爾古德呼勒威烏爾古等部聲援相接罷黑嶺二軍并開保州皆隸東京益東北戍軍及南京總管兵增修壁壘候尉相望繕完樓櫓浚治城隍以為邊防此方今之急務也願陛下裁之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國史詔曰文章之職國之光華非才不用以卿文學為時大儒

是用援卿以翰林之職朕之起居悉以實錄自是日見親信每入侍賜坐遇勝日帝與飲酒賦詩以相醻酢君臣相得無比罕嘉努知無不言雖諧謔不忘規諷十三年春上疏曰臣聞先世約尼温汗之後國祚中絶自額爾奇木聶哷立蘇爾威大位始定然上世俗朴未有尊稱臣以為三皇禮文未備正與約尼同後世之君以禮樂治天下而崇本追遠之義興焉近者唐高祖創立先廟尊四世為帝昔我太祖代約尼即位乃製文字修禮

法建天皇帝名號制宮室以示威服興利除害混一海內厥後累聖相承自額爾奇木呼哩以下大號未加太祖之考額爾奇木達魯猶以名呼臣謂宜依唐典追崇四祖為皇帝則陛下弘業有光墜典復舉矣疏奏帝納之始行追冊玄德二祖之禮罕嘉努每見帝獵未嘗不諫會有司奏獵秋山熊虎傷死數十人罕嘉努書于冊帝見命去之罕嘉努既出復書他日帝見之曰史筆當如是帝問罕嘉努我國家創業以來孰為賢主罕嘉努

以穆宗對帝怪之曰穆宗嗜酒喜怒不常視人猶草芥卿何謂賢罕嘉努對曰穆宗雖暴虐省徭輕賦人樂其生終穆之世無罪被誅未有過今日秋山傷死者臣故以穆宗為賢帝默然詔與耶律庶成録約泥汗至重熙以來事迹集為二十卷進之十五年復詔之曰古之治天下者明禮義正法度我朝之興世有明德雖中外嚮化然禮書未作無以示後世卿可與庶成酌古準今制為禮典事或有疑與北南院同議罕嘉努既被詔博考

經籍自天子達于庶人情文制度可行於世不繆於古者譔成三卷進之又詔譯諸書罕嘉努欲帝知古今成敗譯通歷貞觀政要五代史時帝以其老不任朝謁拜歸德軍節度使以善治聞帝遣使問勞罕嘉努表謝召修國史卒年七十二有六義集十二卷行于世

李澣初仕晉為中書舍人晉亡歸遼當太宗崩世宗立恟恟不定澣與高勲等十餘人羈留南京久之從歸上京授翰林學士穆宗即位累遷工部侍郎時澣兄濤在

汴為翰林學士密遣人召澣澣得書託求醫南京易服夜出欲遁歸汴至涿為徼廵者所得送之南京下吏澣伺獄吏熟寢以衣帶自經不死防之愈嚴械赴上京自投黃河中流為鐵索牽掣又不死及抵上京帝欲殺之時高勲已為樞密使救止之屢言於上曰澣本非負恩以母年八十急於省覲致罪且澣富於文學方今少有倫比若留掌詞命可以增光國體帝怒稍解仍令禁錮于奉國寺凡六年艱苦萬狀會上欲建太宗功德碑高

勲奏曰非李澣無可秉筆者詔從之文成以進上悅釋
囚尋加禮部尚書宣政殿學士卒

論曰統和重熙之間務修文治而罕嘉努對策落落累
數百言槩可見諸行事亦遼之晁賈哉李澣雖以詞章
見稱而其進退不足論矣

遼史卷一百三

遼史卷一百三考證

蕭罕嘉努傳天皇帝之考額爾奇木達魯　按太祖本紀贊德祖名薩喇達為太祖之父世為約尼氏之額爾奇木即此所云天皇帝之考也然此云名達魯與本紀異爾契丹國志又作太祖父名斡里諸書所載不同謹識以備考

遼史卷一百三考證

遼史卷一百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三十四

文學下

王鼎字虛中涿州人幼好學居太寧山數年博通經史時馬唐俊有文名燕薊間適上巳與同志祓禊水濱酌酒賦詩鼎偶造席唐俊見鼎樸野置下坐欲以詩困之

先出所作索賦鼎援筆立成唐俊驚其敏妙因與定交
清寧五年擢進士第調易州觀察判官改淶水縣令累
遷翰林學士當代典章多出其手上書言治道十事帝
以鼎達政體事多咨訪鼎正直不阿人有過必面詆之
壽隆初陞觀書殿學士一日宴主第醉與客忤怨上不
知己坐是下吏狀聞上大怒杖黥奪官流鎮州居數歲
有赦鼎獨不免會守臣召鼎為賀表因以詩貽使者有
誰知天雨露獨不到孤寒之句上聞而憐之即召還復

職乾統六年卒鼎宰縣時憩于庭俄有暴風舉卧榻空中鼎無懼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可徐置之須臾榻復故處風遂止

耶律昭字述寧博學善屬文統和中坐兄果囉事流西北部會蕭達林為西北路招討使愛之奏免其役禮致門下欲召用以疾辭達林問曰今軍旅甫罷三邊晏然惟準布伺隙而動討之則路遠難至縱之則邊民被掠增戍兵則餽餉不給欲苟一時之安不能終保無變計

將安出昭以書答曰竊聞治得其要則仇敵為一家失其術則部曲為行路夫西北諸部每當農時一夫為偵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給紀官之役大率四丁無一室處芻牧之事仰給妻孥一遭寇掠貧窮立至春夏賑恤吏多雜以糠粃重以掊克不過數月又復告困且畜牧者富國之本有司防其隱沒聚之一所不得各就水草便地兼以逋亡戍卒隨時補調不習風土故日瘠月損馴至耗竭為今之計莫若振窮薄賦給以牛種使遂耕穫

置游兵以防盜掠須俘獲以助伏臘散畜牧以就便地期以數年富彊可望然後練簡精兵以備行伍何守之不固何動而不克哉然必去其難制者則餘種自畏若捨大而謀小避强而攻弱非徒虛費財力亦不足以威服其心此二者利害之機不可不察昭聞古之名將安邊立功在德不在衆故謝玄以八千破苻堅百萬休格以五隊敗曹彬十萬良由恩結士心得其死力也閤下膺非常之遇專方面之寄宜遠師古人以就勲業上觀

乾象下盡人謀察地形之險易料敵勢之虛實慮無遺策利施後世矣達林然之開泰中獵于巴爾圖山為羯羊所觸卒

劉輝好學善屬文疏簡有遠略太康五年第進士大安末為太子洗馬上書言西邊諸番為患士卒遠戍中國之民疲于飛輓非長久之策為今之務莫若城于盬濼實以漢戶使耕田聚糧以為西北之費言雖不行識者韙之壽隆二年復上書曰宋歐陽修編五代史附我朝

於四夷妄加貶訾且宋人賴我朝寬大許通和好得盡兄弟之禮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經意臣請以趙氏初起事蹟詳附國史上嘉其言遷禮部郎中詔以賢良對策輝言多中時病擢史館修撰卒

耶律孟簡字復易裕悅烏哲之五世孫父劉嘉努官至節度使孟簡性穎悟六歲父晨出獵俾賦曉天星月詩孟簡應聲而成父大奇之既長善屬文太康初樞密使耶律伊遜以姦險竊柄出為中京留守孟簡與耶律庶

箴表賀未幾伊遜復舊職銜之謫巡磁窯關時雖以讒見逐不形辭色遇林泉勝地終日忘歸明年流保州及聞皇太子被害不勝哀痛以詩傷之作放懷詩二十首自序云禽獸有哀樂之聲螻蟻有動靜之形在物猶然况於人乎然賢達哀樂不在窮通禍福之間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是以顔淵簞瓢自得此知命而樂者也予雖流放以道自安又何疑耶太康中始得歸鄉里詣闕上表曰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以垂後世乃編

耶律𫉬嚕烏哲休格三人行事以進上命置局編修孟簡謂餘官曰史筆天下之大信一言當否百世從之苟無明識好惡徇情則禍不測故左氏司馬遷班固范煜俱罹殃禍可不慎歟乾統中遷六院部太保處事不拘文法時多笑其迂孟簡聞之曰上古之時無簿書法令而天下治蓋簿書法令適足以滋姦倖非聖人致治之本改高州觀察使修學校招生徒遷昭德軍節度使以中京饑詔與學士劉嗣昌減價糶粟事未畢卒

耶律古雲字糾堅六院部人父阿古齊官至節度使古雲沖澹有禮法工文章統和中為本部太保開泰中稍遷塔布成節度使鞫霸州疑獄稱旨授啓聖軍節度使太平中復為本部太保謝病歸俄擢南院大王歎風俗日頽請老不許興宗命為詩友數問治要多所匡建奉詔與林牙耶律庶成蕭罕嘉努編遼國上世事迹及諸帝實録未成而卒年九十

論曰孔子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為

王鼎忠直達政劉輝侍青宫建言國計昭陳邊防利害皆洞達閻敏孟簡疾伊遜姦邪黜而不怨孰謂文學之士無益於治哉

遼史卷一百四